

中學學生說叢刊
1
那 刹



中學小說叢刊

第一冊

那 刹



序 言

中學生在人生全歷程中是一個金黃燦爛的時代，是一個從家庭漸漸踏進社會的重要階段。他的思想還沒有受過社會上物欲的改變，他的懷抱，還是率真而純潔。所以，你倘使要想努力於文化事業，觀察各地人民生活，那麼這鼓勵各地學生將自己作品發佈，和給以充分公開的發佈機會，實在是比什麼事情都切要而有益於全國各界的工作。

本局起初有中學生創作的編印，後來是中學生創作叢書，現在是中學生小說叢刊。這不多幾年中，在編輯上從表面看來，已三易書籍的名稱了。其實，名稱雖然不同，精神還是一貫，每一次的更張，都是編者根據現實，酌合潮流，一次有一次的改進，換句話說，歷次的遞嬗，都有其各別的用意，獨立的主旨，各屬性質，迥不相同。

從編者數年來的經驗所得，覺到全國各地的中學生，有大多數已是本能地欣賞文藝作品。由欣賞觀摩之餘，他們的創作熱，模仿性比什麼人都來得利害，膽子也比什麼人都大一些。他們的作品，雖然有些地方是免不掉幼稚鄙俚，但是，按諸事實，那可以列諸中國文壇上名作家之林而無愧怍的，也有不少被發現了，這實在是提倡中學生文藝後一種可喜的收穫。不過，每屆來稿，小說的數量最多，其成分幾占全數額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並且好的作品，十分之九屬諸小說。因此之故，我們幾經思考，便絕不猶豫地來編這部中學生小說叢刊，而把其餘的少數來稿，如戲劇，詩歌，小品等類文字一概暫擱，等到將來集有相當成績，再為編行。

小說這樣東西，行文最屬自由，然而要寫得好，却是很難。小說是人們在文字上表現其性靈的一種藝術——凡是心中有所蘊蓄，無論你是從正面或側面觀察，祇要你描寫手腕高超而靈活，沒有一件事不能像真而吸引讀者情感的。不過你倘若是胸中一無所有，學養不足，祇為要寫小說而一時貿然從事，雖然寫得窮工極巧，至多亦像搬

陳仍實的記事文一樣，決難稱之曰小說。好的小說，是在寫社會的底層，用敏銳的目光，方始觀察得到；是在解決人生歷程中各種問題，凡屬作者思慮所及，情感所通，往往憑其理智，把人們視為難以解決的問題，直捷而爽快地給牠找出答案來了。至於行文，佈局，描寫等等，不過在寫小說時許多應該注意的問題中的一種不能忽略的事情。以上種種，凡屬從事創作小說的同學們，希望都能加以注意。

本叢刊的使命是：把全國中學生的小說作品，拔萃的來播散開去，讓全國中學生的心腔中，都蘊藏着這麼一棵文藝的萌芽，希望因此而能及時開發，推而至於引起別種事業的熱心。另一方面，本刊是把中學生自己的成功作品，給他們自己去觀摩，咀嚼。倘使爲了這小小的幾冊刊物的推行，而更鼓起中學生各個自向文藝前途邁進，使中國文藝界將來得到相當收穫，那麼，也不負編者的一番心血了。

壽民，二二，二，二。

目次

鳴咽	南通師範周仲芬	一
刹那	浙江省立高中過立先	四一
田郎	大同附中李俊文	五三
幻滅的悲哀	太倉師範仲增華	六〇
妥協	山東福山縣中于夢樵	七〇
回家	崑嘉青三縣鄉師高步階	八六
相思樹下	廈門英華中學王高志	九七
醫務所	廣州中德中學陳業斌	一〇三
戰後	立達學園章乃煥	一〇八
絕筆——給他的愛人	崑嘉青三縣鄉師孫子系	一二六

目次

悲痛	廣州知用中學邵鑑波	一三一
緋色的夢	南通鄉師周仲芬	一四二
從軍別	河北十七中學朱志斌	一四九

嗚咽

周仲芬

一

雖然才是八月中旬的天氣，可是着實有點寒颼颼的冷起來了，何況他們還依舊穿着一件薄薄的舊竹布短衫，並且在積滿了油垢的大襟上已有了兩個碗大的窟窿了呢？這使得丁奎嫂自己見了，也常常不自禁地要嗚咽起來，和她看了家裏的境況，一天不如一天的同起了今昔之感的確，這兩件竹布短衫，從曾五老太手裏接下來的時候，果然至多不過下了六七次水，怪潔白，怪光亮的；唉！祇有一個月的光景，便變成這個樣子了！那小的一件，給小生穿在身上，如今更是滿身泥漿，和油布雨衣一般的看不出布眼來。

她們母子倆從太陽出了一直倒太陽正中，有時也會一直到太陽歪了西，總是現

咽

嗚

出了異常憔悴蒼黃的病容，站在茅屋的門樓邊，向前向後瞻望着。她們並不是愛熱鬧，貪看着路上行人的買賣和說笑，她們更不是站在門口想買一些便宜的菜蔬和菓品；她們有她們的期望，她們有她們唯一的期望；但是她們又不是像高大的門樓前立着消遣的太太奶奶，見了菜担沒正眼的瞧一瞧，她們是拿着希求憐憫的眼光始終盯住菜籃或菓籃裏；最後是『哼』的一聲，從賣菜人的鼻腔裏透出，兩輕薄鄙棄的眼光，直射在她們母子倆身上。

太陽已經慢慢的斜掛在彌陀庵旁的樹梢上了。

她們從清早起吃下肚裏的一碗薄粥，不知溜到那裏去了，覺得肚裏非常空虛，並且咕嚕咕嚕叫個不息。媽！我餓了！媽！我餓得……真難過……小生的聲音，送進了奎嫂耳裏，更是現得淒楚，現得幽沈。

「小生的聲音，由急燥而哀號，由哀號而嚎陶，在帶有寒氣的晚風裏流蕩顫動，一絲一絲吹進了丁奎嫂的耳門裏，丁奎嫂，她，蒼黃帶有病容的面龐上，簌簌地拋下幾點淚

珠來。

明天是中秋節，雖然不想吃魚吃肉，也得把自己的肚子塞飽了，不論是稻穀，是糠皮。昨天晚上，不明明和他說好的麼，罌子裏的米，了底已經五六天多了，明天是中秋節，大好的節令，不好再跑到曾五老太那邊去，見了人也不很好開口啊！明天務必送點米回來啊！吃的菜蔬隨便一點吧！直幸會，他昨天竟不曾發起脾氣來，聽了我的話。隨卽答應了幾聲。

唉！小生兒啊！這是你爸難得的時候！今天我老早就跑了來，想你爸爸一定要送點米回來的，誰想他又攏了那個壞貨家，給那不害羞的臭壞貨絆住了呢！唉！你的爸爸原來是好人，祇爲了給那不害羞的臭壞貨絆住！

她們想：就是他帶了一臉的橫肉，兩道凶惡的眼光，跑到屋裏，扔下米袋，甚至在小生身上狠狠的打兩拳，在丁奎嫂臉上狠狠的唾幾口，也是很願意的事。但是如今既看不見他凶惡的面容，更看不見他扔下的米袋了。

唉！……

——炳兒！炳兒！快喚你爸爸回來！

——三斤肉，芋頭裏要用，藕團裏又要用，這怎夠？

——真是發昏了！空瓶子打麻油又打錯了醋！

——這怎弄法呢？眼前鍋裏的鴨湯就要用麻油呵！

——唉！這炳兒的父，真是個昏頭雞！

——昏頭雞，……

起初是小孩子的脚步聲和喊叫爸爸的聲音，隨即便是那炳兒的爸回轉了，接着是炳兒的媽帶笑帶罵的說了他幾句，終歸唧唧咕咕了一陣，炳兒的媽又開了門，用着重濁的脚步聲，走出了門去；走出了門才五六步，又回頭高聲的喊：來！炳兒的媽！芋頭肉裏少放點醬油呵！我不歡喜吃鹹，你是曉得的！隨即又是女人尖銳的聲音，笑盈盈的答應了幾句。

這種聲音在薄寒的晚風裏，清晰地觸在丁奎嫂母子倆底耳膜上，是含有異樣特殊的刺激。晚風吹的更大了，直從她們衣衫的破窟處，吹進了她倆的周身，她倆在不住的戰顫裏，不禁相對淒然！

二

本來，丁奎一家兒三口，靠丁奎替人家做做短工也還勉強可以過的來；而況他是一個極勤懇的人，拿了人家的錢，終要給人家做上那麼多的生活，從來不會苟且的，非但做活的人都推重他忠實，就是大莊戶人家大多也認識他，曉得丁奎是一個忠實可靠的人。

更兼得丁奎嫂一身的謙和，出落得和大家婦女一樣，見什麼人，說什麼話，有說有笑，絕沒鬼鬼祟祟，見人不敢高聲的小家氣，寒酸態；穿一件衣裳，雖是和破船上的帆篷一般的貼滿了方方斜斜的補綴，但是却落得乾乾淨淨，絕無半點骯髒的氣象，或是難聞的穢味從衣縫裏透出來。

因此，凡是丁奎做活的人家，也都知道有一個丁奎嫂，怪光堂，怪懂得禮道的，所以一遇了較大的事，都教丁奎帶信，教丁奎嫂即刻到家裏來，幫助料理一切的雜務；說也奇怪，丁奎嫂所料理的事，件件都能打得主人的心上來，粗糲生活，不用說，是她家常料理慣的，就是有一些丁奎嫂從未經過的事，差強人意的做下去，也還都能使主人覺得安妥，合意。

丁奎嫂，非但她料事分清，性情和平，深得主人家的歡喜，就是一家的婢僕奴媼，見了她也都一見如舊，親熱得很，從沒露過那種令人不堪的，打雞罵狗，明譏暗諷，死不死活不活的話音，或是紅不紅白不白的面孔來。

大河邊曾家，是他們夫婦倆常到的；而曾五老太尤其歡喜丁奎嫂的忠實勤懇，一個月，有半月合家在曾五老太家過活，間或有時回到家裏，不上三天，曾五老太便着人來，叫丁奎嫂去，丁奎嫂雖覺常吃人家的飯，不很好意思，但當不住曾五老太的連番叫喚，也祇得厚着臉皮一再的進去。

丁奎嫂暗地裏真是留心，有一次，他偷問着少奶奶房裏的何媽：何姐姐！你們看了我常到這裏來吃喝，空手雙雙的跑來，有時也會兩手滿滿的回去，你們也覺得討厭嗎？何媽說：哈哈！這是那裏的話？丁奎嫂不瞞你說，並不是奉承你老人家的話，全家常上下，有誰不歡喜你，你祇看，太太見了你，便喜笑顏開了，閤家兒有說有笑的，太太常常說：丁奎嫂真是一個熱鬧人兒，她一來，家裏就不怕冷清了！再者，你來了，多少替我們代點手脚，我們也好偷點閑功夫歇歇，你想，我們那個有福不會享，還來討厭你！丁奎嫂聽了，也略略放點心。

有時，曾五老太和丁奎嫂閒談，談到了奎身上的事，曾五老太吸一口旱烟，說一套話，常是使得丁奎嫂感覺到一種意外的興奮和快樂。

丁奎嫂啊！小戶人家，能夠兩口兒勤苦，性子合得來，就是好日子了。什麼大戶人家，吃的好的，穿的好的，我要爭，你要奪，我想佔強，你想好勝，整日閒吵得祖宗不安，好日子，安靜日子不過，偏偏要吵神，口舌是非小，咒天罵地，擾得家神土地不安，不是你病了，就

是他倒了，整年頭何嘗有好日過……這樣，真不如一個小戶人家，兩口兒合得好好的，度日度歲，多麼的安穩呢……我相信，你們倆前身都是修過心，吃過齋的，否則今世，那能合在一起……

曾五老太的話流水般的直瀉出來，丁奎嫂雖是願聽，但也耐不住她底煩絮，趁着刮火給曾五老太吃第二台烟的時候，便不加意的插進了幾句話：老太太！能夠這樣一生到老，那就好了。就怕，就怕他——我家那個忠心漢子，給人愚了。而且家裏這些時，手頭拮据得很，他也不常有好的嘴臉，尤其是小生這孩子，常是受他的氣，我還吧了，我什麼也不管。

丁奎嫂說到這裏，眼圈兒一紅，幾乎要淌下淚來。

唉！真的！這也難說，一個人到了萬難的時候，就要變他原來的性子了，好者，你常常到這裏來，破的，舊的，冷的，殘的，也都有點拿回去；真的呵，貧靠富，富靠天，壽星老兒靠神仙，我們不接濟你，誰來接濟你呢！

這些話，丁奎嫂聽了，真有點興奮，她想，像曾五老太這樣的人，也可算是憐貧恤窮的人了，心腸兒這樣好，將來定是多福多壽無疑。

丁奎嫂確是有點覺察到，近來丁奎的態度變了。走到家裏，非但沒有好嘴臉，說起話來，不是硬聲硬氣，便是暴躁如雷；多方面的探察，丁奎嫂她心底明白，她全然明白一切，祇是不敢在曾五老太面前提起，有時或者也稍爲露點首尾，曾五老太是個佛嘴佛心的人，丁奎嫂有句沒句的說着那藏頭露尾的話，她那裏能夠弄清楚呢？

丁奎嫂有時也想：丁奎的心一天野似一天，家裏的情況，一天不如一天，長此以往，家裏的過活，很是危險，在曾五老太面前提一提吧，多少她善心大發，定要接濟我不少的錢物；也許竟也會申斥着野心漢子，教他改正，也未可知；不過她若從反面一想，丁奎現在是壞了，丁奎嫂也難靠得住，對她倒要仔細點才好，這樣，就糟糕了！不，還是不告訴她的好，下人的嘴雜，這一傳揚出去，我清白的丁奎嫂不是丟盡了一世的體面嗎？唉！我決計不說出。

——這些說不出的苦惱，是丁奎嫂心底一種極深的創痕，不時的撫摩和憶及，這隱痛的創痕，一天深似一天。

這樣，忠厚無辜的丁奎嫂，越發可憐了。

三

曾五老太住在大河邊，丁奎家却在後街頭；由後街頭轉到大河邊，要走半里多路，而這半里路中，要走一半的河路，一半的街頭石子路。

這一條河路和石子路，對於丁奎夫婦倆，差不多是極熱熟的朋友一般，尤其是丁奎，太陽還沒上來，他便在這一段的路上慢慢地行走，太陽初從東天魚白色的雲塊裏稍露出一些曙光，沿路上差不多也還有點迷濛的昏昏，這時醒得早的人們，在這河路上就可以從着那晨雞村犬草蟲，雜亂不整齊的鳴聲裏，聽到丁奎信口哼唱的山歌野曲，什麼，大娘吃酒二娘差，三娘罵我小奴才；一不是……怎樣來；二不是……怎樣來；是花花轎轎抬了來；什麼，高樓上小姐把腳蹺。蹺……呀……呀……呀得兒噲……噲——這是